

艾草香

□孟真



先前刘老能感觉自己的“能”，是培养了个农大毕业的儿子。再后来的“不能”，是因为拉了饥荒。老伴脑出血进了医院，紧要关口，在县委当主任的外甥范大民拿出两万块钱，老命才保住了。

趁范大民来家里探望，刘老能想说出憋了很久的两个心事，一个是让大民给儿子安排工作，一个是想吃上低保。因为原本就欠外甥钱还没还上，心里一想：咱这不是得寸进尺嘛，所以张了几回嘴也没能说出来，只好骂儿子没能耐，只会在家啃老。大民当然知道下边舅舅要说什么，忙把表弟刘灿灿叫进屋来：“弟弟啊，听说毕业两年换了三次工作，年轻人大多这样，三四千的瞧不上，六七千的又怕累，好高骛远没定力，哪个过来人不是慢慢熬成的！”

他见老舅正用艾条给轮椅上的姘子薰脚，随口说了句：“你农大毕业，哪怕是把艾种好喽，多琢磨出像香囊、枕芯、艾条艾绒等制品，再在电脑上卖出去，还愁不成功？”

一语叫醒梦中人。没出两年，老刘家地里都种上了艾蒿，院子搭成工棚，艾条也从手搓变成了机制，产品销往全国各地，人手不够，还雇了人。

真是越肥越添膘，政府支持推广农村电商，乡里送来电脑，还加装了免费的宽带。

范大民又来了，这回刘老能不为那两万块钱不好意思了，见了外甥，一脸的笑模样儿：“再好，俺大民你也是引路人，是大恩人！”

“老舅说得对，你也要当引路人，先富带后富，你也马上就成咱乡里的大恩人！”

原来自从刘家种艾致富，乡里一直关心这件事儿。前几天县里开会，和范大民曾是同学的乡长，向大民打听种艾草

的事儿，说刘老能保密工作做得好，从没向村里人透露过，连用的工人都是外地的。

时代发展的脚步当然不会踩着刘老能的鼓点走，全乡很多人都种上了艾草。过了一年多，刘老能才听说当时乡里搞过电商培训班，他心底里埋怨外甥：这孩子，除了建个物流园干件好事，不用再跑老远进城发货，让全乡人和舅舅争饭吃，难怪读书人爱说大义灭亲，吃里扒外。

毕竟舅舅如父子，刘老能心里再怎么埋怨，嘴里从没向外人提过。大家都忙起来富起来也挺好，就连胖村长打个照面，不再喊刘大能耐而是改口叫刘叔了。

正想到胖村长，胖村长亲自登门了，手里还提了个纸皮袋子。一家人正在工棚忙活，胖村长亲切地把老刘一人拉进正房了。

“刘叔，乡亲们种艾都富了，街上没一个闲人啦！这得感谢你挑头，当然更得感谢咱们大民！刘叔你别光知道挣钱，走，先陪我聊几句。”刘老能正要沏茶，村长又不让，“别忙，我有个正事，咱们不是外人，你先关门，过来坐下说。”

原来村长的闺女大学毕业后，还没有正式工作，想托范主任把闺女调到司法局，纸装里是十二万现金。

刘老能许是老了，沙发上都坐不稳了。不只是手脚在哆嗦，连下巴都抖上了。

“村、村长，这种事我没办过，不过，不过你也不能办……就这钱，俺大民有几年也会挣上，咱别害人家一辈子啊！”

“这就是你刘叔不对了，范主任还没说不行，你怎么就先挡上了？老叔老了，下月让你吃上低保。”

本来刘老能想说“你自己找他去吧”，一是不得罪村长，二是他还真想见识一下，外甥大民是不是有真功夫，就把这事儿应承下来。

休息日，范主任来了，是老舅舅打电话邀来的。进了门，见老舅双腮颤抖着，十几斤重的枣木杵，载着老人的疑惑，一下下地撞在石亩里，也砸到范大民的心里去。表弟两口子只顾挣钱，舅母中风后，老舅每天照顾，还得给孙子孙女做饭，接送上下学，老舅舅真是不容易啊。

缶子里捣碎的艾叶粉末是要去装香

囊的，范大民抢过老舅的木杵就捶起来，老人让进屋他偏不停手。刘老能见拗不过大民，又早早想看看外甥的表现，干脆在院子里就说了上。

大民听完，稍一愣神儿，木杵一放，拉着老舅进屋了：

“老舅啊，你真的是老糊涂了啊！这种事儿怎么也敢接呢？他这么做不行啊！”

“钱多了不扎手，你要是收下少干好几年？再说，我不拦下，他还会找别人的，更弄得说不清楚！舅舅就是要看看你的态度。”

大民笑了：“舅舅，这钱不扎手可扎心啊！你给我找了个大麻烦。胖子这么干是在犯错误，这种心眼还当干部，不行的！这样吧，你给他拿回去，告诉他闺女的事儿走正常渠道。再不听，下回我把这钱直接上交！”

然后又说了一句：“咱吃低保还不够条件。我知道舅舅对我以前工作有意见，先富带后富多好啊！这样吧，别每次都提那两万块钱，不要了，以后我每月从工资里拿一千孝敬你和姘子！”

刘老能咧嘴笑了：“大民啊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！舅舅不穷，看你为闺女读什么博，儿子娶媳妇儿，常年就穿那几件旧衣服，你还是攒着吧！”

刘老能那颗悬着的心又放回了肚子里，爷俩儿都笑了。院子里刮来一阵风，风里还夹着刚刚砸过的艾粉的香！

孟真

本名王俊杰，作品曾刊《作家文摘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作家报》《金山》《当代文学》等。

故里盼长安

□许慧

你相信这个世界有平行世界吗？

杏晨从小是十里八乡有名的“胆小鬼”，胆子有多小呢，据后来母亲回忆说，春日里，一只从窗外缓缓掠过筑巢的燕子，都能惊得他两三天睡不好觉。

这时，手足无措的母亲都会抱着杏晨跌跌撞撞地去找几十里地外的阿婆，阿婆哄孩子很有一手，那双长满老茧的手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，像是有某种魔力似的，他立刻就不哭闹了，继而在阿婆怀里睡得很沉，很香……

“阿婆阿婆——”杏晨渐渐大了，来阿婆家的次数更频繁了，离着阿婆家还有一条河的距离的时候，杏晨奶声奶气的孩童呼唤就隔着河飘到了阿婆家里。

“这个小年糕蛋子（形容黏人），咋又来了”，阿婆边将随意趿拉的一双老北京布鞋的后脚跟提起，边笑着嗔怪，满是皱纹的脸笑成了一朵盛开的菊花。外婆又是将柜子里满满当当的杏晨平时爱吃的零食拿出来，又是去西屋拿杏晨爱玩的玩具，此时的阿婆啊，就像一个返老还童的陀螺，不停地围着杏晨转着。

阿婆一遍遍地和杏晨讲着他没来的这些日子里，邻里八乡发生的新奇情，谁家生了个胖小子啊，谁家闺女嫁人啦，谁家婆娘买了一个新簸箕很好用啊……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的邻里小事，他一开始还听得津津有味，不一会儿就烦了，“阿婆，你都说了好几遍了——”杏晨不再理会阿婆的絮絮叨叨，转头就去那堆零食玩具中“奋战”了，阿婆也不恼，乐呵呵地转头就和母亲又絮叨起来，家长里短，都是说不尽的话题。

“肉来喽——”阿公笑的爽朗，声音

也爽朗，隔着二里地都能传到杏晨耳朵里。一嗓子过后，杏晨手里的零食玩具就没了吸引力，他一股脑儿地从炕里溜到炕沿，用那胖乎乎的小短腿，使劲往下蹬，企图够着地面，小脸儿憋得通红，虎头鞋都来不及穿，跌跌撞撞地奔向阿公手里的肉，刚买的猪肉色泽红润，油汪汪的，口水淌了一围兜儿（怕小孩子吃饭弄脏衣服，在脖子上围的一种类似围裙的东西），阿公慈祥地看着眼前的小馋猫，笑得嘴巴都快咧到后脑勺了，一把抱住眼前的小胖娃儿，乐呵呵地进了屋，阿婆也乐呵呵地接过阿公手里的肉，乐呵呵地围着灶台转。

阿婆家在小角落的小村庄里，比较偏僻，只有逢大集的时候才会来卖肉的，但是阿婆说，肉长放着就不新鲜了，每次杏晨来，阿婆就会让阿公去几里外的一户养猪的人家，称几斤新鲜猪肉，那家的主人每次见阿公来，都会打趣道，“老爷子，你家那小白眼狼又来了啊！”阿公都会笑眯眯地道：是呀是呀。阿公不会骑车，回回都是大清早起早步行去那里，每次回来鞋底都得磨掉一层，阿婆也不责怪，只是默默地再纳一层鞋底。

“阿婆，肉熟了，肉熟了”。“小馋猫”从肉下锅的那一刻，就一直围着灶台转。外婆在里屋和母亲边纳鞋底边说着家长里短，外公在他旁边拉风提边烧火，他呢，一圈圈围着灶台转，小手时不时地拿根筷子挑开锅盖，看看里边咕咚咕咚冒泡的肉，小嘴不时地吧嗒吧……

肉熟了，一家人欢喜地围桌而坐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心事，只有杏晨，心里装着

“太阳下山喽，白眼狼该回家了——”，阿公不舍，阿婆不舍，母亲不舍，他望着那盘没吃过的肉，也不舍。阿婆利索地将肉打包，再装上一些家里积攒的苹果啊，梨啊，鸡蛋啊，这里需要特殊说明一下，那些鸡蛋，阿婆怕他们在路上颠簸碎了，都是趁他们午睡时候偷偷煮好的。满满当当的好几包，塞满了车筐以及后座，也塞满了每个人的心窝。

送到村口了，母亲和阿婆总有说不完的话，直到太阳真的下山了，母亲才在阿婆不舍地催促下，带着杏晨奔向家的方向，母亲在偷偷抹泪，阿公阿婆也在后面偷偷抹泪，只有杏晨看着满筐的食物，开心地笑。

杏晨长大了，阿公阿婆老了，他要忙学业，忙事业，每天忙得头昏脑涨，阿公阿婆却一天比一天要清闲，天天盼着他去家里。他一直觉得时间还长，等自己有时间了，等换完新工作，等放假，等不忙……

太阳下山了，阿公走了，他没在身旁。

那夜，月亮很圆，阿婆和他说，“这边月亮升起的时候，那边太阳就出来啦”。

“哪边？”杏晨泪眼婆娑地看着阿婆的旁边，模糊中仿佛阿公依然在阿婆身旁。

“你阿公回去的地方”，阿婆搂着杏晨，眼睛也在望着那轮圆月的月亮。

“阿公回哪里了？”杏晨喃喃地说着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问着阿婆。

“阿公回家啦，另一个世界的家，阿公提前去布置啦！”阿婆透过圆月，像是在和阿公对望。

“月亮出来喽，那边太阳该出来喽，回家喽”最近阿婆一直念叨这句话，神志时而清楚，时而模糊，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大限将至啊，家里人都在准备后事，杏晨却看着天边的月亮不说话，他想，太阳东升西落，月亮也在西落东升，真的有平行世界吗？

阿婆在一个圆月之夜，也走了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中说道：“杳，冥也，从日在木下。太阳已经落下去，天色昏暗谓之‘杳’。晨，辰时也，从日，从辰。清早，太阳出来的时候谓之‘晨’。”

杏晨啊，就是我啊，阿公阿婆，是我的外公外婆，是我对月所思念的人儿啊。太阳落了月亮会升起，但是真的有平行空间吗？

我记得读过这样一段话：亲人离世，就是你在学校，他在赶集，你在家吃饭，他在地里干活，你去地里找他，他又恰巧回到了家，他永远都在，只是今后每次都会擦肩，痛苦的不是失去他的那一刻，而是思念的每一刻。

今日又与圆月相望，我与外公外婆，都在故里，祈祷对方，长乐安宁。

虽再不相逢，我们都在各自的故里，盼着对方长安。

许慧

就职于青县第二中学，喜爱文学，喜欢写作，愿意用笔尖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，也希望能用笔尖感染更多的人。